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

知族姓所出歐陽史云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

悍有膽略沈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儆戒乃終身不飲少

從征伐精練軍機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

珂珂求救于武皇乃命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于猗氏獲賊將李

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擒汴將滑禮

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

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後事李罕之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

通下查原本作通通今從歐陽史改

潞州與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
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
關汴將澤州刺史劉吧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
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
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
決于我鬪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
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
我復取潞州光化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
洛以應之嗣昭遇汴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洛州下
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洛葛從周設伏
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
王郛郎楊思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郛告急于武皇乃

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
旣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
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爲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
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瑋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瑋
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
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
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
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
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
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
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于平陽
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

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眾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

帝度使下安志唐書天祐三年十一月戊辰李元用出州以深淵降太原元用以其子利昭爲留以甲戌全忠煥長巷營詔軍同路州臨河也考嗣昭本元李春子春唐書以爲武皇子誣

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眾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擐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視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爲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爲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駐于是舍丁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爲帥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氣尋息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眾登城拒守梁祖馳

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
含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嗣昭足
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眾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
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
飢死大半鄜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
集三面鄰于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
威戰沒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于
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
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
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決莊宗曰非
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土山
南北爲犄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

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鎮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
代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
六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于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
朔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
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
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即舉眾
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
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于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
親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
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
出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閭寶爲鎮人所敗退保
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眞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自

平生不... 李嗣昭有子七人... 薛文... 其... 大... 火... 似... 薛... 文... 存... 據... 德... 補... 材... 付... 有... 中... 德... 達... 合... 鼓... 小... 怡... 博... 七人也

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昭箛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

宋史卷一百三十九

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辭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據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卽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遂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管于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于汴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脫身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

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尙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宏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稱留後本無惡意姦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于宮中哀祈劉皇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時餘屢從畋遊寵待如故李存渥深訶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隲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齡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乃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儔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詔繼儔赴闕時繼儔以繼韜所畜婢

僕玩好之類悉爲已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略無動懷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卽令人斬繼儔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餘攻子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啓子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笞掠母主藏婢責金銀數因笞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盡盡惟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

宋史卷一百三十九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

赴之下登政場史作李存審據
薛史亦云此二作李存審據
史法

平讎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即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
送死與人眾皆感泣繼而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眾攻城約拒
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
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
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為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即遣
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
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史法大典卷一百八十九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為帳中紀
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儁為前鋒與燕人戰得
居庸關以功為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
書改威遠寧塞等軍使五月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為前鋒師還
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

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
鬪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為蕃漢副都校及
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
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
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
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
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
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索巴堅傾塞犯
邊其眾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為火車地道
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
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
急人以此少之也

史法大典卷一百八十九

史法

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

李嗣恩本姓駱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鎮太原
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
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
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
府與梁人接戰應茲斃者甚眾而稍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
深加慰免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
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
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
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
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勳詔贈
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嘗有時輩臂飢鷹矜其
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幼曰從郎累為行軍司馬

永業大典卷一第百三十三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歿王事得以為忠然其
後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蓋貨殖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
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表約以偏裨而効忠烈尤可貴也嗣
本嗣恩皆以中涓之効參再造之功故可附于茲也

永業大典卷一第百三十三

又十月初二日晚刻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攷證

唐列傳四李嗣昭傳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

云喜卽嗜也疑贗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太原李克用以其

子嗣昭爲留後攷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爲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

案嗣昭有子七人此傳僅載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

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

李繼韜傳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爲

安義蓋爲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裴約傳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李紹斌歐陽史作李存審

攷是書莊宗紀亦作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攷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爲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惟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領節度旣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剽潞民燒巨屋言發流涕疑存信擯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洛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并鎮

冀存信間之不時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
漢馬步都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既誅以
存信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授檢校僕
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乾寧三年充鄆乞
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
之遣使諜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
存信戢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
萬以攻存信存信斂眾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涪州軍
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
于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
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
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聞克鄆皆陷乃

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
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
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
以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一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唐書存少于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
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
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
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
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
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侍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圍
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
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侯

爾肉饌軍可合肥者出鬪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
出戰存孝激勵部眾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
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
退攻潞州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
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
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
引三百騎伏于長子西崖間揆裹衣大蓋擁眾而行俟其軍前後
不屬存孝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
為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
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謀知設伏
以擊之盡殲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

于汴下 崇祿唐書 以存孝據神州
為石州元年 李考存孝 石州 石州
於石州 石州 石州 石州
神州也 唐書 石州 石州
年連書 石州 石州 石州
史至 石州 石州 石州

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
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
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
鎮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
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并陘以會
之并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
因構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衄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
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
并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
康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
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
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武皇蒐于南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

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為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翰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耳料諸將孰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滙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壘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深恩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構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

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橐弓坐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槌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

武皇大德夫一焉三六十九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歐陽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父佺世吏單于府

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為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

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

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

中改永州軍使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于

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為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

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破汴軍于柏鄉論功授邠州刺史轉

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

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檢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効節

單于府下案大同志孫漢龍傳云
祖順州刺史父石石孫武軍節
度使孫存進史則存進父石石孫未
嘗為刺史也九國志異

都強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軍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竿大艚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竿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圍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眾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固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

營東垣渡夾滹沱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王處球盡率其眾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鬪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

漢韶字亨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爲定安軍使遷河東

漢韶字亨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爲定安軍使遷河東守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爲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爲洋州節度使

九國志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各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環寶之文非無故事

末帝之起于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下及

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聞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釗各舉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國志

知祥敘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稍遇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偽命永平軍節度使孟

昶嗣偽位應興元道州兩鎮連帥累偽官至中書令封安樂郡王

年七十餘卒于蜀永平大興卷一第百一十三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為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為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鄜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

堅下舊作河保城今改

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倖門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為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陷蔚州索巴堅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為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為裨校戰歿于鎮州正統大典卷一第百一十三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惲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為副兵馬使因

惲下案九國志李存賢後唐李存賢本原人本姓王祖唐州刺史父存賢後唐武皇李存賢賜姓李存賢史作許州人父作惲其官亦由九國志矣

仍本邊

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
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
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
舊郡剗荆棘特立解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眞拜
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
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
督軍拒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命存賢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
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河
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
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議
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

節度使下奉天國志云果人攻上黨
莊宗記述七軍以援之存賢先居
臨城故以功授右武衛將軍節度使
由薛史吳

刺史下據存賢為蔚州刺史至
天祐五年蓋因角觝石守郡也
諒易史改薛史云由一郡為石守
一領口為虛報節度使非口實

今復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
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彊盛城門之
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
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存賢少有材力善
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鬪勝郁頻不勝莊宗自
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卽時角觝存賢勝得
蔚州刺史

形考大典卷一第百三十九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會鹿走于中原期龍戰于大澤蓄驍
果之士以備鷹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
責其效與夫董卓之畜呂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
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形考大典卷一第百三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唐列傳五李存信傳李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汚落蓋本名汚落賜名存信

李存孝傳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為邢州留後未嘗為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父佺世吏單于 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是書存進父名佺未嘗為刺史與九國志異

李存賢傳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憚 案九國志李奉虔傳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攷是書作許州人又作父憚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走梁兵吳縝纂誤云朱友謙符存審劉

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

走梁兵之事况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

今攷是書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為得其實

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

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

度使與是書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為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

觥而得郡也歐陽史作與爾一鎮以為盧龍節度使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三十

列傳六

王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于唐至德中事鎮州節度使王

武俊為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為假子號王五哥其後子孫以王

為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為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

田宏正為成德軍節度使既而鎮人殺宏正推廷湊為留後朝廷

不能制因以旄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

卒子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並前史有傳

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鎔即景崇之子也

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大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既平邢洛因獻謀

王下案新唐書滿侯信信州平
子幼未幾事以元逵攻子紹鑑先留
後紹鑑卒乃後後紹鑑子景崇亦
詳史異

銜後下 崇平庚辰引身日地云靖王
銘方在幼冲而為軍容壯部王方選將
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利王軍門
三五人皆效而博我前王此和許之
日三天亦師而出我裝並置七極捷
蓋人願而存臣王幸于韓公之下
即凱而還王悅賜上殿馬致臣全
身解衣俄為關人所借以此皆陳王
功小許之功王世何人問之不身
記為只上其全身為國以賜歸於
常加錢二千焉 權西中堅尉考王銘
亦能位者皆由軍戎程身日記
任侍問之談

於武皇欲兼并鎮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鎮之屬邑銘苦之遣使求
救於幽州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銘以
存孝侵銘南都銘求援于幽州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為銘援時匡威兵勢方
盛以銘冲弱將有窺圖之志景福二年春匡威率精騎數萬再來
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歸路銘乃延入府第館
於寶壽佛寺銘以匡威因已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
五月銘謁匡威于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銘抱持之銘曰公
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
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銘軍拒之竟殺匡威銘
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
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銘銘就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銘但
覺項痛頭偏蓋因為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

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太平廣記引鄧氏甲目記云真定墨君和幼名

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崑崙因以早衣賜之
是時常山縣邑屢為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
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
釀酒大犒于橐城釐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為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于
我遂營東園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國又見趙王之幼乃圖之遂伏甲俟趙王且至即使擒之趙王
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
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勿勿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為
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大雷雨電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
毆燕之介士即挾趙王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視中之物王
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園趙人圍而殺之趙王召墨生以千金
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
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

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銘俱修好如初

自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銘卑辭厚禮以通和好新唐書羅紹威

關城銘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

祖梁祖盛怒逆謂式曰王命公朋附并汝違盟爽信傲賦業已及

全忠不悅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

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返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

新唐書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鎔鎔聞耳况繼奉天子詔和

解能一番紙陸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

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

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稱帝

鎔不得已行其正朔其後梁祖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

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鎔深冀二郡以鎮守為名又

遣大將王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于柏鄉鎔遣使告急莊宗莊

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鎔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

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

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鎔未嘗親軍遠出八年七月鎔至承天軍

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慨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

為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為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矜

為盟許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鎔自幼聰悟然仁而

不武征伐出於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

多以闡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為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

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

中當時為盛鎔宴安既久惑於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黃合

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

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

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

數十人雜錦繡牽持而上有闈人石希蒙者姦寵用事為鎔所嬖

恒與之臥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迴宿於鶻營莊將歸

府第希蒙勸之他所宦者李宏規謂鎔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櫛

為威下世新唐書云鎔世何有婦德訓德廢至世已鎔亦時時財此言

為威下世新唐書云鎔世何有婦德訓德廢至世已鎔亦時時財此言

沐風雨王殫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遊盤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
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
鎔懼促歸希蒙譖宏規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宏
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遽至鎔前露刃謂鎔曰
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士庶
又結構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
鎔不聽宏規因令軍士聚譟斬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遂歸是日
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並族
誅之註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
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眾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將坑
爾曹宜自圖之眾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
夜親事軍十餘人自于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錄軍士二

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燄亘天兵士大亂鎔姬
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
第請爲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于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
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尙書令初
鎔之遇害不獲其尸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府第灰
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鎔長子昭祚
亂之翼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昭誨
爲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
綱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旣至湖湘乃
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卽齎送而還時
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卽表其事曰故趙王王
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尙爲僧名崇隱謹令

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

王處直

案王處直傳原本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闕佚今攷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存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

謀推處直爲帥乃權知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虐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于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

落間養爲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爲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爲處直之子其後應之闕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

仍本無王
字而止注文
接寫

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謀先事爲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尸眾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翼日賞勞籍其兵于臥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他事孳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子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尙幼乃以都爲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闕文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爲皇子繼岌之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觀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匕及明宗

仍本机

同三案通體作青徐臨道祥五
仲明三有注云是時青仲重去感徐
仲厚也溫時仲毛涼也仲重知祥
祥仲重涼字亦有收神七五也
案通體果

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
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
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
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閒和昭訓為都籌畫曰
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
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
建立謀叛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
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托諾率
驍騎萬人來援都與契丹合兵大戰于嘉山為王師所敗惟托諾
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為請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
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

托諾本及
并補注也

無宿謀故數搆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
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各畫樂器各數百
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
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
一夕俱燼惟擒括諸井其男四人弟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
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各曰得得天成初安重
誨知其本末付段佗養之為兒佗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蓄
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
惑軍士人咸知其偽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至
邢州遣使戮焉

宋史卷六十八十五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殆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為帥亦既
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變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

富貴斯久仁義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于絲竹故不能防姦于未兆察禍于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北齊大曲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攷證

唐列傳六王鎔傳紹鼎卒子景崇立 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未能事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是書異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為鎔援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選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投刺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翼日力卒於鋒刃之下幹唱凱而還據是書鎔方以燕帥為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記傳聞之誤

館于寶壽佛寺 案歐陽史作館于梅子園

和昭訓為都籌畫 和昭訓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

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 案通鑑作青徐潞益

梓五帥胡三省注于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是書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爲邊豪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存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眾然以雄勁聞于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

此下... 通鑑考異引... 卷之... 十... 傳... 日... 詳... 太祖... 門... 疑... 非... 實... 形... 度... 書... 作... 夜... 渴... 充... 用... 通... 鑑... 非... 浩... 符... 蔚... 州... 說... 充... 用... 皆... 以... 詳... 史... 為... 據...

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眾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人師營鬪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眾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靺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投鴈門節度以君立為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黃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

存節戰于沈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略地於邢洛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為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愠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為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靺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

此下... 通鑑考異引... 卷之... 十... 傳... 日... 詳... 太祖... 門... 疑... 非... 實... 形... 度... 書... 作... 夜... 渴... 充... 用... 通... 鑑... 非... 浩... 符... 蔚... 州... 說... 充... 用... 皆... 以... 詳... 史... 為... 據...

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虓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濟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於潞時年六十二

昭義大興美二一
一十三百八十六

史建瑋字國寶父敬思鴈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鴈門敬思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爲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爲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克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爲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鬪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建瑋以父廕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校工部尙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王景仁營於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

五軍下 查此史建瑭之其麾下
五百騎乃五隊一之衛水一之南宮一
之信都一之軍城而日將其一薛
史休之五騎之果也

有歸志建瑭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
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還留戍趙州汴將
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瑭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
攻蓍縣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
審謂建瑭曰梁軍儻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將趙行實曰
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尙可
徐圖不旬日楊思厚圍棗強賀德倫圍蓍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
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
賊勢何以爲謀老賊若不下蓍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
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瑭與李嗣肱
分道擒生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
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

聚而殺之緩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陁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
日建瑭嗣肱爲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
守門者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
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瑭與符存審前軍
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
外衙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八年與陶寶討
張文禮爲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鋌進逼鎮州爲流矢
所中卒于軍時年四十六

八下 案歐陽文信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
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江會軍
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
啓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

唐五代史

卷五十五

列傳

四

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
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
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偽相裴徹鄭昌圖函
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官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
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
警禦輦轂又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
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
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沼州刺史及張濬之
加兵于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昌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
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
徒乾寧二年克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
率三千騎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宏信

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

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

千國春秋吳列傳太祖
署爲淮南行軍副使

武皇

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

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

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

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

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爲楚

州節度使以張犄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

永宗大典卷二
第三五十五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絕眾

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

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

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

等不崇史微援交鄂在托寄
年冬薛史果大担他日月掩蓋將
安福便比別安福快不常與史微
同行疑信文有故字

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
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克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克鄆柵壘相
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為
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
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
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
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千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卒於廣
陵亦考大典卷一六二

仍本字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為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
等推轂佐佑之因為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職為都押牙領嵐州
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
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通鑑光啓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煜無以自瀦洗克用

此事甚有關係不知薛史何以
不載今附錄於此

從之又通鑑攷異引紀年錄云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
寓等言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日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
孜脅遷變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蒼皇而曼駕不知弑逆者何人承念丕基不可
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汗藩邸智昏救交
識昧機權李符擄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士囊期于匪
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台衛取
首亂階明言曼駕焚惑潘鎮凌弱廟朝云云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

仍本字作
行昭堂字

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
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
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于法惟寓承顏希旨規其趨向婉
辭順意以盡參禡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
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為喻自武皇
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
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
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聞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間初武皇既

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尙阻吾入覲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師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曰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于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彌慟莊宗卽位追贈太師

伊廣字言

原本闕一字

元和中右僕射慎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

遇天下大亂乃委質于武皇廣襟情灑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遣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

寨廣歿于賊有女爲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

承俊大興天二年卒

李承勳者與廣同爲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承勳大興天二年卒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爲帳中紀綱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論之旣而敬鎔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同光初爲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為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

永樂大典卷一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攷異引趙鳳

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疑

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州說克用皆以是

書為據

武皇賜酖而殂 案通鑑攷異引唐遺錄以君立為杖死與是書

異

史建瑋傳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 案歐陽史作建瑋分

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援

克鄆在乾寧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擒蕃將安福順然則

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中騎督
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煙塵之警
懸知兵勢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
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眾逼太原有陳
章者以虓勇知名眾謂之夜必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
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
聞陳夜必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
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必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

戰部下僞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槌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埋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旣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是月二十四

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

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眾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徇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鄆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

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鄆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眾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鄆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旣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

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八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
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巖等軍進
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
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
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
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槌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
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
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
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
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常思臨難忘身十二
月汴將劉鄩自洹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
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

初本注三
字疑注有
脫文

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
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
威其夜急騎扼臨清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
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遼史太祖紀神
冊二年三月辛
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新州東
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眾三十萬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敵眾攻
近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眾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
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
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
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
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
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眾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
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

初本真

初本三

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為各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

永業大典卷九十九百九十七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

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為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

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為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為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為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曰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瑋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

唐列傳

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脩縣存審與史建瑋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洛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眾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洛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眾冬破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

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寧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卽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迴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眾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鬪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

舊五代史 卷五十一
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眾詰旦進軍
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
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窮獸
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
劉鄩尹皓知之保眾退去歐陽史鄩以為晉軍且懈乃夜遁遂解同州之圍
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
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城
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
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
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
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
存審臥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為辭但病恙纏綿未堪

祇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
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
啓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預收復中
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
時佐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
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己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妻郭氏
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
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慙懣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
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厯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
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形墀射鉤斬祛之人孰不奉觴
丹陛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
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

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
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
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
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
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
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
戒存審微時嘗爲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
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遷
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
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豈非命也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厯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爲
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

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
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
決部下大諫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
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鄴
甲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
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
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榜安撫軍民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
騎安撫六月彥超人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
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
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卽授北京留守太原
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
長興元年授秦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廝養中有王希全
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
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

叩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敗死餘眾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温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為金吾上將軍卒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眾謂之夜叉言于叔

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梁

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碾 橫碾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

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

其眾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

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

紀載殊不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繫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

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見在宗城
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洛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
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
改邢州爲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卽改軍額疑會
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入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霸謀殺張憲彥超兩
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爲李克修帳下親
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武皇用爲典謁
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
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
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
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妻瑯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
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爲太
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

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眾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按巴堅祇為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隣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貽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為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

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地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庠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眾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眾四面拒戰有急則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在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為雪家讎國恥甲冑生蟣蝨黎人困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及汶陽尺寸之地

仍本堂五
 批原按云
 空批脫索

不敢保守况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割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偽王投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探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擄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

興聖宮使繼安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遣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遣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為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沈吟有靳情之意

是時天下已定寇讎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已欲洛陽大內宏
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
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官嬪
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牣今宮室大半空閒鬼神尙幽亦
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官人不擇良賤內之官
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
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
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拱干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
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卽令官苑使經營之
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
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
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沐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而

寒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旣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
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
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
奏曰內中營造日有靡費屬當災饉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
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卽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卽
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
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
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
熏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羣邪
排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人功名
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
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開宜于此時

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官未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閣其如余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爲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官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冊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銀批答曰朕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茲大寶眾與異論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汝陽與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迫中都嘯聚羣黨窺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警果盡贊成悉諧沈寔斯即何須言刃始顯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眾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當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范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讓計州所宜依尤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官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

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宮使繼岌德望曰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卽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

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為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為詬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款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為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于蠻夷之地况余不敢議此五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賞錢數十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玩用

仍本云

直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獻為魏王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謂繼岌

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賚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

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已為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

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

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

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

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

書五代史

卷五十七

列傳

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

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覺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既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洩爲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既無英

斷僂俛從之詰曰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槌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于蜀廷說誅于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家財籍沒明宗卽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攜養于太原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寃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方而聽小人誤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別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鴈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

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
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
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向父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安曰
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
族不唯疎斥闔寺駟馬不可復乘內則俗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
舊寮宿將戟手痛心撥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
法旣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地籍沒之日泥封尚溼雖莊
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
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
韜之誅蓋爲此也是知強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
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士當鑒于斯

西晉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駟馬不可復乘 駟馬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駟

馬今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

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舊唐書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

為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厯官臺省內外兩

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

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

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官相因此以左道

求進者眾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

中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旅游江表以避

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

世射下 系舊唐書趙隱傳云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大中三年應進士於第里加為右僕射唐以中平考薛文正右僕射與舊唐書果

何本堂三
批注原張
卷三十四

西載官書與齊史石回孫其傳
同之誤

知貢舉光化中王道褒衰南北司為黨光逢素惟慎靜慮禍及已
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
常卿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入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
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
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
居二年復同光初弟光允為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
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
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
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
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主天成初遷
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誥贈太傅亦宋大世夫一系八千九百九十一
光允光逢之弟也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為後唐相者光允也原平光裔俱以詞藝知名亦

登進士第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

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

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為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

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為晉王時嘗因為

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探言事者

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章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

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

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

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為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譚橫議

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第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

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
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

初本學
序列學

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為張溶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為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擴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瑀昭宗朝宰相縉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歐陽史云瑀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瑀屬有司乃得及第歷宏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

子本漢

仍本漢

全義叔房之

梁為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瑀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園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園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瑀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園並命為相有頃瑀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瑀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遣太平興國中任正郎亦宗大興一系也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為太子洗馬因為

書五代史

卷五十八

列傳

三

果之在安重誨事類亦詳於此官歷昭宗時作撰文章理通典籍華美小字十九年應興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自登第十九年時皆異之若此以光化中任正郎歷相梁唐而古事類以為昭宗時作撰也

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尙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蕤善嘗爲萬年令蕤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蕤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蕤爲左丞通刺不見蕤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蕤故其子弟常與蕤讎協卽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蕤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尙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章說得罪執政議命

物本云
崔二字

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退朝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蟻之轉也重誨笑而

教下 李太平唐紀引李世宗序作父
叔信王傳 涇州 李世宗 共父不
得名 教下 太平唐紀 借宿 一誤

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曰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
登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
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
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
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
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四年春駕自夷
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靖子頌
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于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愷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
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愷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
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毅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
收復功為諫議大夫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
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毅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
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

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
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顧曰適蜀中
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

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
玉輦迴蚤平關右賦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
流寓青齊然糠照薪俸夜作書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
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
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

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
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

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
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

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北

瑣言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迹
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
善五代史

今考梁書李暹傳暹居乃成內越
暹字暹記暹昭宗末年暹也
皆與利楚以乃委告于暹也

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
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
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
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
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郗殷
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
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
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
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
援罷相為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
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
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
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

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
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
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
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
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
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
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
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
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
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
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
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尙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眾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以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五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

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卽位豆盧革草說得罪任園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

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
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
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
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眞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
爲兇黨眞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
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
眞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
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靖
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
巨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
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

難連帥偏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
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濟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
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濟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
惶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濟
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人梁歷給諫御史中
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
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
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小宋大典卷五十四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
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
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典誥陟之廟廊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

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

入

李琪傳敬方子穀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

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攷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

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恆隨哀
 挽者學紉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為盜有志功名黃巢渡
 淮會從梁祖為部曲梁祖鎮汴會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
 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恆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
 歷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
 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
 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昭宗幸
 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

里年下案通鑑考異謂其祀季年子
 誅戮古臣之季考未珍古德汝人元
 良為梁祖所殺丁會蓋答于前也

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

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北夢瑣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

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

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

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

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

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有子七人知沆為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正統大史卷一第廿八年已先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

守于克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

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

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為邢

洛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洛磁下之寶獨

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

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

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

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

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

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

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

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眾渡河河朔非王有也

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稍登山

大敗汴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

書五代史

卷五十九 列傳

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眾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眾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兩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兇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

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旣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卽令閻寶史建塘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縗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以習爲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宗

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明宗于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名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

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

平軍節度使宋史顏衍傳天成初為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為獻賀衍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為吏所訟習遽召衍答之幕客軍吏咸以為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四年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

人言習厚賦民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

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之乃歸昭慶縣

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

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為鎮州隊長

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弑王鎔

志復主讎雨泣請行兵及恒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

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

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

深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

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

運糧三入薊門擢為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

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睡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

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

嗜左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蹟及其遇禍

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初宋大興夫一系八千二百二十九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

王氏舊恩辟瓚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克華兩鎮節度

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于德

德

德

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于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于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眾觀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眾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翼日莊宗御堯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尸備樽檯權

世傳夫則瓚以宣武軍節度使

唐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于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歐陽史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愛婿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初汴人駐軍于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亦業古典卷八十八百八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己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于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埭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

一日登北城憇其樓堞之上恍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衝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敢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神鬼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于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卹蒙賴者甚眾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蓆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逸尋授左龍

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思厚合謀誅朱友珪于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擁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于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寢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掎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幣數十萬通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

先爲宋亳耀輝穎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義周顯德中終于滄州節度使

宋史大業末五十四日也

張溫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永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州歷銀槍効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媯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衛上將軍無幾

仍本作正
義三字

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屯兵鴈門逐契
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九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為帳下瑄敗歸于梁祖
為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長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
別將曹儒收殘眾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眾自黎陽
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為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
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
為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
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于故元城
歷貝闕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
張文禮為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為右都押牙馬步
軍都將從破王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

鈔本景
序刻景

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為洋州節度使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為
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九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
宜然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于人夫何足貴焉符習
雪故主之沈寃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
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事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
又何足以譏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唐列傳十一丁會傳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 案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攷朱珍李謙先後爲梁祖所殺丁會蓋鑒于前事也見通鑑攷異

閻寶傳梁祖以寶爲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與是書詳略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鷹今攷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師

張溫傳 案溫于潼關擒劉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
 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及王重
 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
 原武皇署為府掾出宰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
 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旨即署為掌
 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
 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
 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

李襲吉字多預一作李習志

襲吉字多預一作李襲吉

襲吉字多預一作李襲吉

按詳史則製吉先授諫議非也
奏時於授也當由先授奏授之入奏
時後于本有上事耳此多誤六多
傳聞之存故有互異

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
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
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
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北夢瑣言襲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
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
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時斧斷
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
之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
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
歡鴈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
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疎闕豈謂
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
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

仍本走

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橫本
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譚
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
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懸意相窺徇
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眾明日下其危牆弊師
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
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覲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
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
命我爲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
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
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峰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
于仁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覘覩便譏英聰况僕臨戎握兵粗

唐五代史

卷六十一

七

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眾
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
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
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
畢之眾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
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
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寢寢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
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
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徇翔僕
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譚願托金
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
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僕自眷私睽隔翰墨

鈔本

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
焚謗幸蠲其載筆窮因尙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壘篋
之好今者卜于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交兵兩
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士難于屈讎
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素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
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
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龔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
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餘息猶氣
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龔吉之名愈重
攷異引唐末見間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涇水曾獲
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
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
川荆南有鄭準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末第時佐荆門上谷連幕飛書走檄不讓
古人秉直去邪無懸往哲放準爲成內書記內封上谷郡王鳳翔有

鈔本
士二子

王超

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拔曹馬之勢歲奏錢塘有羅隱魏博文傲恣意翔翔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

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龔吉齊名于時龔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

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

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

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

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

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

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從莊宗經

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

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于鄉

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

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

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

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于亂兵際晚盧質還

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

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永崇大興美及千八百五十年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

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問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

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

志之敬義以為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

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

之為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洛陽有

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為園池之

玩自爲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
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
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卽踞
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
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
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
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
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
以爲詭已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巢賊也卽署奏答斃之昭宗遷
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勳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
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
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

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
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遙處
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
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尙謂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
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閒適圖唐史有傳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
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

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前大中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賜紫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時全義既不能庇

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
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敬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
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尙書奉使王鎔
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皇集三
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宰輔
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

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

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臬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軍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盛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順貽給給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記云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玉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疑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疑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策頃之疑出為宜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梁室人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十餘年一日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盧汝弼

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諶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為世貴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

唐昭宗

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初武皇

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僭強者多偽行墨

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

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

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

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曩侯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于

晉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

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

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為從事

莊宗即位于魏州徵為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

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厯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尙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主功業顯大厯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冊禮副使梁祖旣受命宴于太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慙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冊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維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鳴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初循子楷乾寧二

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辰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廣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慙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弒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羅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諡號楷謂廷範曰諡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諡先帝爲昭宗所謂各實不副司空爲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污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

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
幽辱于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罹天闕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
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
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
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舊唐書云蘇楷且不知書
僅能執筆其文羅衣作也太
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
幽辱于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西
京徙兆民于東洛輟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闈謹聞
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
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
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即
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

貽休蕭聞禮等人材寢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既失
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位于魏州
時百官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
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解即拜謂
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
莊宗大悅翼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晝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
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為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
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為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
執政欲糾其駁諡之罪竟以憂慙而卒亦宋大史卷二千三百九十九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
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搢紳舊族咸登貴仕諒亦宜哉
唯蘇循贊梁祖之強禪蘇楷駁昭宗之舊諡士風臣節豈若是乎

二十月初五日清

斯蓋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永華古典卷二千三百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唐列傳十二李襲吉傳

李襲吉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學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李敬義傳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逸林字蓋休字之訛

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舊五代史

卷六十

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太原下李處史安金全以出州我敗
故已廢不用此李薛史不載

安金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為騎將屢從征
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
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
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禦捍
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
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為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
見授為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
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卻

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為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為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為安五道蓋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此本大世夫一五八二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為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為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于盧臺會龍睡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國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為飛石所中而

卒贈太尉

此本大世夫一五八二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為降野軍使元信以將族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為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挈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為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為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為難敵元信與鬪斃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柏鄉之役日

此本家

此本字

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
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
州刺史與梁對壘德勝渡元信爲右廂排軍使未幾爲大同軍節
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鎮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
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
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
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元信乃起謝不復以彥威爲戲明
宗卽位以元信嘗爲內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明年移鎮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
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
宗不豫求入末帝卽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
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卽位以元信宿望命

禮官定謚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曰友親

仕皇朝爲滁州刺史卒于任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八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
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
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
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詔事
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奪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
休求鎮秦州仍于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
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
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帥並
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擷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
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卽遣仗節赴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眾數萬由劍閣

仍本此
在天水不

旋下秦州國志作王衍曰秦州以王
宗衍力諫而止與薛史異

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
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計于重霸曰開府何患蜀中精兵
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
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
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
賂羣羌買由州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
重霸權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
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即時疎失請
開府自行重霸且為國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
北即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為闡州團練使未幾召
還為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
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

扶本

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
故人尚有未及國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人竊議明宗不
悅未幾竟以同州節度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
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鎮
長安亦為之故秦人目重霸為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
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
之為俊弟重進尤克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王堂開謝安重進
性克險莊宗潛龍
時為小校常佩劍列于坤衛後攜劍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
隸淮之鎮成復以射殺掌庚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為裨將
主取之于吳用為裨將隨重霸為龍武小將成長道又殺人奔歸
洛陽太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為諸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重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為禁
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以臨陣忸怩為景延廣所誅永泰六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閒初事武皇為馬軍隊長漸

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
王行瑜以訓為前鋒後隸河中為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
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
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
其家聞者寃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為南面行營招討使
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荆渚殷軍
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案通鑑劉訓至
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援之荆渚地氣卑溼漸及霖潦糧運
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
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
略居民而回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續勅濮州安置未幾起
為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小宗大史夫九千九十八

仙本三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為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
漢環事武皇為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
復以女為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即位以為沁州刺史秩
滿復用為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
史同光末授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
表為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
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為左驍衛上
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
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
視朝一日永宗大史卷六下千五百五十一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瓚
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瓚

突騎指揮使下 李元史作突騎
指揮使

以為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為騎將會權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又
權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
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
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
於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永宗大皇帝二十二年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
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
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
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北
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
心腹幹能選為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洛有功加檢校
司空授洛州刺史于臨洛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

振勳本補

本脫一字
按下 李元史作汴州軍校 魏原

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豫戰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
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
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風痺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
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遙授鎮南節
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子可
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永宗大皇帝二十二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
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
伐皆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
渡河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
宗西門迎莊宗夙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
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循不

鈞本字
字命字
西下不行均
振勳本改
振勳本改

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以堅人心
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
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嘔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
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
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
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
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
軍拜鄴爲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
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
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
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

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卽位任圍保薦
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
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
安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禮畢止爲絳州刺史鬱
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旗之下至郡無疾翌日而卒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奉化軍使
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擢爲裨校鄴兵之變
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
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
節度使罷鎮卒于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構屯則王侯以之蟬
蛻良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金全而下咸以軍旅之功坐登藩

闕之位垂名簡冊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姦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前案六世卷三十四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案遼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為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蜀主率眾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突騎歐陽史作突陣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加檢校太傅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西方鄴傳父再遇爲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
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史同近人
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
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攷異殊不知歐陽史西
方鄴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